

亦舒作品系列

2247.5

Y5/a7

没有季节的都会

8



海天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张 曼
责任技编 王 颖
责任校对 张 玫

书 名 没有季节的都会

著 者 (香港) 亦 舒

出版发行者 海天出版社

深圳市福田区彩田南路

印 刷 者 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 广东省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 6

字 数 120(千)

版 次 1996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1998 年 6 月第 3 次

印 数 20001—21000

I S B N 7—80615—438—8/I·102

定 价 9.80 元

独家版权 翻印必究

常春不喜欢自己的名字。

少年时一直耿耿于怀父母给了一个这样的怪名，老怕同学取笑，过了一个十分忧郁的童年之后，见没有人揶揄，又感到寂寞，整整十多年为姓名烦恼。

成年后仍然不喜欢这个名字，说它俗它又不够俗，说它清它又不够清，总之十分尴尬，但已不那么自卑。

初中时洋老师点名点到她，见她没有英文名，沉吟一番，便卖弄地说：“常春，你就叫史必灵吧。”

常春咧开嘴便笑，常家是上海人，常春常听爷爷管弹簧叫史必灵。还有，门锁亦叫史必灵，当然，春天也是史必灵，可是……

洋老师见少女笑，以为她喜欢这个别致的名字，便得意地说：“干脆叫史必灵吧。”

直到大学毕业，出来做事，历劫红尘，她仍然叫做史必灵。

并没有为自己另外取名字。

开头是没有能力，待有了能力之后，又发觉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名字不好听不算什么，再说，这是父母亲大人一番好意，却之不恭。

一下子就这样懂事了，常春为自己惻然。

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，常春已是一间礼品店的老板娘，以及两个孩子的母亲。

是，年纪不小了。

十岁大的男孩叫安康，因为他父亲姓安，六岁

的小女儿叫张琪，因为她父亲姓张，子女不同姓，是因为常春结过两次婚，她此刻独身，是因为同两任丈夫均告分手。

如果有人以为这样的身分复杂，那只不过是少见多怪，现代都会人的感情生活大都多变。

常春与前夫们维持着不十分友善的朋友关系，是为着孩子们。

她曾感喟地同她的好友朱智良律师说过：“我擅长许多事，但维持长久婚姻关系却是我至弱一环。”

朱智良能言善辩，同客户说：“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，与十全十美的人。”

讲了等于没讲，可是常春还顶欣赏这样的话。

朱智良还是常春的第二任丈夫张家骏介绍的，处理分手后一切事务。

朱女为人风趣聪明，又懂得关心人，常春很快把她视为知己，朱女也没有令常春失望。

常春每日的生活其实刻板而简单，起码有八小时坐在礼品店内侍候客人，剩余的宝贵光阴涓滴归公：与家务助理打交道、帮儿女补习功课及找娱乐，处理各路账单……一天没有什么时间剩下来。

假如有日常春遇到神仙，许她一个愿望，她也许只会卑微地说：“让我天天有不间断的八小时睡眠。”

她的家一直是单亲家庭。

那种压力不是局外人可以了解得到。

不过最坏的已经过去，孩子们已经差不多长大，

生意上轨道，最要紧的是，她渐渐心如止水，反而有一股自然雍容的态度。

妹妹常夏养下婴儿后疲倦地向姐姐讨教：“养孩子要养到几时才可出头？”

出头？真是妄想，常春不想灭她的志气，故安慰道：“隔三四个月，戒掉夜奶，便好出头了。”

她成为育婴顾问。

因为常春坚持孩子的第一年必须亲手带，故事无巨细，她都一清二楚，百分之百是过来人，经验丰富。

这一天，同所有的一天一样，常春早上六点半就起来了。

她往往比菲律宾女佣早起，无别的原因，因为这是她的家，而女佣不过是受薪者。

她如常做了一杯浓郁红茶，才喝一口，就听见女儿叫妈。

常春丢下茶杯跑进房间去把幼儿紧紧搂在怀内。

女儿抬起头说：“妈妈可否别去上班。”每早必有此问。

常春答：“那不行，妈妈要去找生活，妈妈要赚钱，妈妈要供养你，你哥哥，还有，妈妈要养自己，还有，妈妈要照顾——”

小女儿给她接上去：“妈妈的妈妈，还有，妈妈的爸爸。”咕咕笑，犹如一只小鸽子。

常春笑着点点头：“对，差不多了。”

此时此际，常春的灵魂飞出去老远，浮游在半空，严峻地向她的肉体：“如果你对生活现况不满意，就该设法改变它。”

常春叹口气。

这时女儿又问：“你要做到什么时候？”

常春耸耸肩：“五十岁六十岁，做到头发白。”

女儿拨开母亲的头发检查，“还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吧，现在都不见白发。”

“别担心，小琪，别担心，很快就白了。”

小琪很高兴，拍拍手，“届时妈妈可以整天陪我。”

常春苦笑，届时琪琪还何须母亲陪伴。

常春说：“妈妈希望可以放一个长假——”

房门边有一个声音替她续下去：“我们先打电话去问国家地理杂志哪一年的北极光最美，然后阖家乘飞机到挪威奥斯陆，住在那种温馨的小旅馆里，休息过后，坐在石阶上，手抱着膝，三母子齐齐看那悬挂在半空七彩锦缎似变幻无穷的极光。”

那是十岁的安康，把母亲的夙愿背得滚瓜烂熟。

安康说下去，“妈妈我有种感觉你这个假永远告不成。”

常春刚想申辩，女佣惶忪地敲门，“太太，你的电话。”

常春看看钟，七点零五分。

这一定是长途电话。

要不，就是哪个失眠的夜鬼，专等天亮好四出

骚扰要上班的苦命朋友。

常春且放下他们兄妹俩去听电话。

出头了，曾经一度，她必须左手抱婴儿，右手抓电话听筒。

“史必灵？我是朱智良，有要紧消息通知你。”

常春一呆，马上作出动物式交替反应，握紧拳头，全身肌肉僵硬。”

“吸一口气。”朱智良嘱咐。

“讲吧。”

“张家骏昨天晚上十时去世了。”

常春听到这句话，反应有点奇突。首先，消息好像完全不关她事，她没有与这个人共同生活已经超过三载，他平日亦很少同她联络，于是她松一口气。

可是再一想，完全不对，张家骏是张琪的父亲，他一过身，琪琪就成了孤儿，常春的心一酸，怔怔地落下泪来。

张家骏不是不疼爱这个女儿的，小琪同他长着一模一样的小圆脸，他一有空便约见琪琪，常春通常安排女佣陪着他们父女见面，小琪次次大包小包礼物带回来，几乎整年都拆不完。

去世了。

朱智良轻轻在那一头说：“你接受得了吗？镇定一下。”

常春用手抹一抹脸，忽然疲倦得不得了，直接反应是想逃回床上躺下，把被褥拉过头，继续睡十

个八个小时。

终于她慢吞吞回答：“我听到了。”

“能不能控制情绪！”

“可以。”

“详情如下：当时他在伊利莎白皇后轮的头等舱酒吧喝啤酒，忽然倒地不起，经医生急救无效，其时船正驶入日本横滨港。”

常春发愣，原来张家骏彼时正在度假。

“丝毫没有痛苦。”

这时安康跑出来，发觉母亲神色有异，起了疑心，因问：“妈妈，什么事？”

常春抬起头，“待会儿同你说。”

那边朱律师说：“他护照上注明如遇急事，与我联络，所以我是头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。”

常春问：“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”

“清晨四时。”

“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我？？”

朱律师答：“天亮才说比较适合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听着，史必灵，我要你上午到我公司来处理相应事务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中午十二时之前到，我等你。”

“是。”

常春终于放下电话，耳朵发烫，喉咙干涸。

她咳嗽一声，找到手袋，便抓住它走向大门。

安康在她身后大声问：“妈妈，你干什么？”

常春茫然答：“到店里去。”

安康笑：“妈妈，你还穿着睡衣，我不信你已洗脸刷牙。”

常春低头一看，果然如此，只得摸回卧室。

安康跟进去，见母亲颓然坐床沿，似比平日更加疲倦，便趋向前，“妈妈，有什么事，尽管告诉我。”

他母亲抬起头来，“康儿，你已经够大，你可以接受事实，我不妨告诉你，琪琪的父亲去世了，我们且别把这个消息告诉她，反正她不会明白。”

十岁的安康一听这消息，吓了一跳，目瞪口呆，妹妹的父亲，还不就是他的父亲？差点要哭出来，可是随即记起，兄妹俩同母异父，不关他事，便大大松口气，过去握住母亲的手。

如今的孩子，见得多知得多，十岁的智慧足可抵上一代的十五岁。

常春轻轻说：“拿一杯热茶给我。”

安康立刻出去吩咐女佣斟茶。

然后他拨通电话，“喂，喂，我是安康，我要同我爸爸安福全说话。”

他等了一刻，又说：“我一定要现在同他说，请叫我爸爸起床。”

终于他父亲来同他说话，安康一味问：“你好吗？爸爸，你好吗？”

说着说着，那十岁大的孩子哭起来。

他父亲安福全睡梦中被吵醒，惨就惨在身边还

躺着一位不耐烦的女朋友。

他荒淫？

也不能对他太苛刻，他是个离了婚近十年的单身汉，自然有权拥有若干私生活，人就是人，安福全并没有出家做神父。

他只有这个孩子，当然关注，“康儿康儿，莫哭莫哭，你母亲呢，让我同她说几句，她心情不好？何故？谁，谁不在这世界上了，呵，琪琪的父亲，不关你事，你好好上学，今天放学我来接你，一定一定，我们兜完风才回家，再见。”

他清醒了。

身边的女朋友懒洋洋地道：“没想到安先生您还是个好父亲。”

安福全苦笑。

“您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呢。”

“对不起对不起。”安福全一额汗。

“不过算了，莫失信于孩子，我们晚些出去好了。”

“皇恩浩荡，皇恩浩荡。”

“我自己也有孩子。”女友叹口气，“我知道其中艰难。”

安福全嘴里不说什么，心中却想，离婚再盛行下去，将来几乎每个人都有机会带着孩子再婚，人际关系之错综复杂，将成为一笔电脑都算不清的糊涂账。

且回到常春这边来，看她做些什么。

她终于换好衣服，送两个孩子上学去，大儿已是小学四年级学生，女儿刚进一年级，幸亏都在一间小学，那是常春的母校，她告了假苦苦坐在校长面前哀求取录，杀手锏是当年她自己品学兼优的成绩报告表。

这一切，都得由母亲来做。

无论多忙，无论锋头多劲，这些杂务，多半落在母亲身上。

常春在校门前叮嘱儿子：“照顾妹妹。”

幸亏是自己生意，十点钟才开店门，常春先到商场附近的酒店咖啡店去吃早餐。

做礼品店利厚但琐碎，常春数过店内零碎货色，竟不少于五百种，她雇用着一个女孩子做店员，每日担心是：助手上班、抑或不上班？这年头做小老板不容易，单一个伙计罢了，就得出尽百宝留着她，年轻女孩子没长心，三五千薪水什么地方都赚得到，一不高兴，索性失踪。

常春有二怕，一怕女佣辞工，二怕店员不干。

她夹在这两位大帝之中，天天活得像龟孙子。

不过这一天她精神萎靡，倒是不担心店员迟到抑或不到，捧着咖啡杯，思潮飞出去老远。

张家骏同她分手时算是慷慨，把手头上所有现款转入常春的户口，作为儿女的抚养费。

他俩实在不能共同生活下去。

他太爱嬉戏，她越来越严肃，格格不入，生活上不知多少磨擦。

分了手大家清爽。

店员找常春找到咖啡座来，常春把锁匙交给她，然后说：“我一小时后才回来。”

常春同朱智良律师有约。

朱律师英姿飒飒地迎出来，一手搭在她肩膀上，似安抚她，另一手推开会议室门，延常春进去坐下。

开门见山，朱律师说：“常春，你其实还没有同张家骏离婚。”

常春一愣。

不错，这是事实，法律上他们只是分居但是没有正式离异。

常春惊恐，“有什么后果？”

“你是他的遗孀，你有权分他的遗产。”

常春过一会儿才说：“我惯于自食其力。”

“小琪琪呢，你得替她着想呀，进威斯理总好过进本地学堂。”

朱律师说得对。

“我替你争取，我知道你的脾气：姿势要漂亮，总之是你母女应得的我才拿好不好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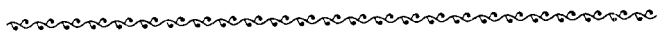
“谢谢你。”

朱智良抬起头，“我早就替你们做好离婚文件。”

常春说：“我也早签了名。”

“张家骏却似有所留恋。”

常春讪笑，“你我切莫自作多情，他这个人，他只是没有空理会这些细节，反正签不签名，又不妨碍他风流快活。”



“他不是个坏人。”

常春也承认，“是，他不是坏人。”

“别想过去，眼睛看着将来。”

“将来，”常春叹口气，“两子之母有什么将来。”

“怎么没有，我不知多羡慕你，”朱智良感慨万千，“我良久希望有一儿半女，可是年前做了手术，已令我丧失做母亲的资格。”

“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好处。”

“可是你知道人是奇怪动物，没有哪样总会想哪样。”朱智良无限失落。

是的，常春承认，亘古以来，孩子都是女人最宝贵的财产。

朱智良说：“我肯定你的心境很快会平复下来。”

常春喃喃说：“伊丽莎白皇后轮，他不是一个人在船上吧。”

朱智良明知而故答：“皇后轮载客千余人。”

常春笑笑站起来告辞。

常春太清楚张家骏，他当然不是单独上船，他一定有女伴。

再挨几年，常春也一定同子女上船去，去到阿拉斯加看冰川。

回到礼品店，见少女店员正招呼客人卖水晶摆饰。

客人要求折扣，店员叫她问老板娘。

常春心情特坏，竟不加理论，立刻给予九折，客人知是公价物品，拣了便宜，便多买几件。

客人去后，店员嚅嚅地说：“常小姐，我有话同你说。”
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不是告假，就是辞工，常春抬起头来，忧虑地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常小姐，隔壁店员拿五千块一个月。”

原来只是这样。

常春随口便说：“月底你拿五千五。”

人生如此无常，何必斤斤计较。

少女大喜，“常小姐，我一定会好好做。”

常春怔怔地想，这么些年了，经营一盘小生意，锱铢必较，赚些蝇头小利，苦是真苦，连带性情也小气尖酸，更衰多三成。

非要改过来不可。

中午，她照例驾小小房车去接两兄妹放学。

在校门口等半晌，不见他俩出来，慌了，抛下车，走进操场去问。

有小同学答：“安康同他妹妹被爸爸接走了。”

常春心急慌忙到校务处找电话拨安福全的寰宇通。

一听到安福全的声音，常春眼泪滚下来，“小康与小琪在你车上？”

“是呀。”

常春掩住脸，硬生生把跳到喉咙的一颗心按捺下去，“你叫小康同我说话。”

安康接过电话才想起忘记关照妈妈。

常春抱怨，“吓死我了。”

小康无限歉意，竟说不出话来。

“好好同爸爸玩吧。”

“爸爸带我们吃午饭。”

安福全在一旁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会照顾他们。”

常春怔怔地挂线。

回到小车旁，见水拨上已夹着违例泊车的告票。

常春已见怪不怪，仍驾车返回店中。

今日她心思不属于自己的。

认识张家骏的时候已经开了这月店，店堂三面都是玻璃，张家骏每日握着一支毋忘我轻轻敲她写字台附近玻璃，希望约会她。

他豁达的性格使他待安康一如己出，因此安福全也十分善待张琪。

他早就说好，要亲自教琪琪跳狐步及华尔兹，现在在这计划泡了汤——常春不会跳舞，也许琪琪也不会跳舞。

常春喝了许多水，去了许多次洗手间。

六点半小店打烊，她也不觉疲倦，蹣跚到停车场，看向天空，天还没有黑，一弯新月已经挂在空中。

安福全把两个孩子送了回来，正在等常春。

她知道他想安慰她两句，现今世间，能够这样周到倒真算个好人。

安福全见到前妻，无话可说，竟用手拍拍她肩道：“节哀顺变。”

常春一听，忍不住歇斯底里地笑出来。

安福全有点尴尬，他搔搔头皮，“有人在等我，我赶时间，你自己保重。”

常春点点头。

当然是红颜知己在等。

他走了之后，常春问孩子：“玩得高兴吗？”

安康抢着说：“董阿姨与她女儿白白也跟我们一起，人家白白长得真漂亮，大眼睛，髹头发，琪琪一比就比下去了。”

琪琪不忿，“谁说的，她才不比我更美，我有我的好处，我不比她差。”

说得真道理。

可是小女孩的眼泪接着涌出：“你是我哥哥，你不帮我，帮别人，妈妈，我不要他，给我换个姐姐。”

说着扑在母亲怀中尽情地哭起来。

哪里来那么多的眼泪，简直似水做的，常春觉得她自己似拧干了的橘子，再也挤不出一滴汁液。

她叹口气，“琪琪，将来要哭的事多着呢，快留回一点眼泪正经用。”

安康今日特别同情妹妹，忙蹲下来哄她，“白白头发不好看，不够你的乌亮，还有，她块头太大了。”

琪琪脸上挂着亮晶晶的眼泪，破涕为笑。

常春向儿子投出感激的一眼。

嗯，安福全的现役女友嫁过洋人，且生有一名混血儿。

如果他俩发展得好，那个白白将同琪琪一样，都会成为安康的妹妹，真复杂。

满城都是婚姻失败者，且企图鼓起余勇，再试一次。

常春有充分经验，她已不相信世上会有成功的婚姻。

正如天下没有完美的宾主关系一样。

她躺在床上，闭上双目。

真没想到时间过得那么快，四年晃眼而过，而张家骏始终没在离婚书上签字。

遗产……琪琪应得那一份……

常春不知张家骏手头上有些什么，她不是一个精明的女子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她都没有自异性身上得到什么好处。

不过是想找一个伴侣，日常生活有商有量，放假时去逛个街吃顿饭，如此而已，竟也不能。

常春昏昏睡去。

她忘了拨闹钟，潜意识想，起不来拉倒。

可是仍然起了床，且分秒不差，生理闹钟更准。

常春搂着琪琪喝咖啡，琪琪对这特殊的恩宠有一点点奇怪，可是很快习惯下来。

安康悄悄问妈妈：“我们几时把那个坏消息告诉琪琪？”

常春沮丧，“我不知道，我不懂怎样开口。”

她带着这样的心情回到店铺去。

助手芝芝告诉她：“朱律师打过电话来。”

这么急？

常春连忙复电。